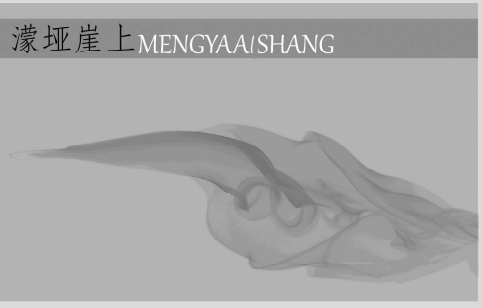
# 第一章　开拓者




序幕。

背景：康雍乾盛世。

写开山祖博武到濛垭崖上创业，

三、四代人，几十年间，

濛垭陈氏形成一个封建大家族。

# 陈依式——博武

## ——创业维艰　守成亦不易

綦江县东北方有一条南北走向的山，二三十里长，像横躺着的一头超级肥猪，人们叫它横山。腹部向东，较平缓，多良田，“横山米”闻名全县。西侧为背部，甚为陡峭。著名的“望十坡”，从山脚爬到山上寨门，足有十层坡，你以为爬完了吧，慢着，进了寨门还有几重坡才能到达山顶哩！

濛垭崖上坐落在望十坡脚，背靠横山，起伏的岭岗从南北两面包抄，中间这几平方公里的小平坝，靠细水长流的山溪滋润，成了旱涝保收的米粮川。

源自偏崖子的山溪流量较大，再接纳猫洞沟青冈林几处小溪，形成“大河沟”，流到平坝西边的“洞崖口”，直落百余米，流入“崖底下”又一小平坝。这远近闻名的洞崖口瀑布，发出“訇訇——潺潺、潺潺——訇訇”的声响，像擂鼓，像拨弦，像交响乐，长年不断。飞溅的水花和深潭升起的水沫飘浮在崖口上空，从西面大路沿皂桷嘴垭口进村的人，常感到云雾蒙蒙，加之林木葱茏，岚烟缭绕，看不清垭内平坝的真面目，“濛垭崖上”的称号就这样逐渐形成。

康熙中叶。有一天，濛垭坝子来了一个壮年汉子，高高的个子，蓝布长袍，腰间扎一根玄色丝帕，两目炯炯有神。他从洞崖口进村，沿着大河沟往上漫步，走到猫洞沟合流处，在河边一礅大石上坐下来，

慢慢裹上一杆烟，摸出打火石点燃，深深地吧一口，吐出一圈青烟，散开，散开……他甚为惬意，抿嘴笑了。

歇了一会儿，他掬起一捧清亮河水，喝一口：好凉爽呀！这溪河是宝啊！他站起身，沿着山脚小路朝南缓步前行。平坝四周有不少人家，有瓦房，也有草房，田间有人劳作，水田里鹅鸭成群。一条黑狗汪汪汪奔来，这汉子嘴一嘘，招招手，黑狗就摇着尾巴走开了。

好地方呀！名不虚传，洞天福地呀！比喧嚣的县城里清爽多了。那壮汉古铜色的脸庞洋溢着兴奋。他同村民们拉话，这儿站站，那儿坐坐，后来他干脆送上一两银子，在老农李银山家住了下来。

这汉子是谁呀？他就是家住桥河飞鹅石的陈依式——博武。

不出一个月，由李银山做中人，陈依式在这里置下第一份产业："水地坝"三十亩田土；"老房子"破旧房屋一处。他一边把水田出租，一边大兴土木，拆掉老房子，在房基上新盖大府第。李银山为他张罗奔走，村民积极参与，一座雕梁画栋的豪宅，两年工夫就大功告成了。

这时，博老爷可以在濛垭安营扎寨了。他把老家自己名下的不动产全部给三个弟弟，接上妻子和独子陈侣——焕斗，正式迁到濛垭定居。临别时，老母毛老安人流着眼泪，拍着他宽厚的肩膀动情地说："汝存此心，天必佑汝，子孙世世，永发长房！"

焕斗是一个年方弱冠的小伙子，比其父个头更高，更壮实，也很精干。他到濛垭的第二天，就迫不及待地带着新婚妻子刘氏从大朝门外起步，仔细观赏父亲的杰作——濛垭大厦。

大厦系清代民间典型的三重堂结构，坐东向西。从路口正方形石坝起上十五步石阶，为第一重。正中为大朝门，门台约两丈长，五尺宽，八字形，左右各设两张考究的条凳。进入大门是一过厅，正前一道中门，不常开，平时从左右耳门出入。第一重为一般用房，中间为

正方形石坝，左右天井中有花坛。擂谷、磨面、编织、养蚕等都在这一重，长工杂工也住这里。

上九步石阶，就是第二重。正中为厅房（大厅），大约有 200 平方米。中间有四根合抱大的木柱，承载横梁房架；左右为木板壁，又各拥六根巨大木柱。正面三道门，必要时才打开中门，平时也是从耳门进出。

厅房两侧各有两个厢房。右侧的内厢房比较讲究，挂有楹联字画，配有客房，使用率高；外厢房有花园，也有两间客房，门虽设而常关，由于房室充裕，平时难于用上。大厅左侧的内厢房简单平常，重点在外厢房。外厢房两边也有客房，平时做书房用。正中靠墙设一张五米长几案，案前是一张大木榻（又叫平床），中有小茶几，搁果盘茶具，木榻两边设四套檀木靠椅，几案上陈列着动物根雕，鹤、鹰、猴、鹿，栩栩如生。几案上方墙上，是巨幅墨龙，吞云吐雾，若隐若现，正在凌空翻腾。伫立仰望，令人热血涌流，创业兴家之感更加浓烈。步出厢房，股股清香扑鼻而来。在园中排列有序的柱型石礅上尽是各种图案——或渔、或樵、或耕、或读——的陶瓷花钵，内植芍药、牡丹、各种兰菊；地上还有海棠、金竹，色、香、形态，美不胜收！

迈过厅房耳门，又是正方形石坝，两边的天井也铺有石板。九步石阶之上就是第三重正房。马口[①]宽阔，左右两头前边有空花木质栏杆，两端耳门进内室，正中大门内为“堂屋”。堂屋竖长方形，约 40 平方米，正面镂空，扇隔后设神龛，神主牌上写着“陈氏堂上历代昭穆考妣神位”。扇隔外正中靠后设长大几案，两边各摆四套楠木靠椅，整个堂屋空阔而肃穆，置身其间，可以净化凡思杂念，催人内省。祖宗看着你哩，能不好自为之?!

① 马口：正房四进部分的宽阔长廊。

老博自己住南头主室，安排儿子住在北头。“老爹咦，晚辈住厢房就行，北头主室留给婆婆。”焕斗诚心诚意地表态。老博摆摆头，笑着说：“婆婆来了跟你同住，她特别爱你这个长孙哩!”焕斗点点头，不再推辞了。

博老爷子见儿子心存谦让，通情达理，心中甚为高兴，同儿子聊起了家常。

“焕儿呀，新房子好吗？喜欢吗?”

“太好了，非常喜欢。爹，跟它起个名呀!”

“乡亲们还是叫它‘老房子’，不如就叫‘濛垭崖上’。”

“这名字太霸道。濛垭坝子周围团转都是这个大名哩！我看就叫‘陈家崖上’吧，是陈家人修建的，外姓乡亲准不会有意见。”

“好的，还是儿子高明，‘老子偷猪儿偷牛——一辈强一辈’哩!”老博摸摸黑粗粗的胡子开怀大笑。

儿子也笑了。父子俩心有灵犀，协和而又默契，屋子里乐也融融。

老爷子谈兴正浓：“儿呀，我只是一个开拓者，前半生在故土飞鹅石，后半生才到濛垭。你才是濛垭陈氏的第一代哩。我已排好二十个字辈——‘人士山川秀，钟毓世永兴。治均光祖德，保国正乾坤。’你名‘侣’字‘焕斗’，侣字有‘亻’字偏旁，你就是‘人’字辈了。你是独子，愿你多福、多寿、多男，兴旺陈氏光大门庭啊!”

严亲的一席话，使焕斗心里沉甸甸的，同时又感到鼓舞，振奋。他凝视着坐在大圈椅上的老爹：年已半百，两鬓风霜，额头也刻上深深的皱纹。是呀，廉颇老矣，我应当顶着干。

好个焕斗，振臂而起，在老爹的指挥下，全方位出击。以农为本，兼营工商，在濛垭开槽坊、粉坊、油坊；在镇上开馆子、铺子，经营餐饮、布匹。他像一个陀螺，在濛垭、新盛、正自三点两线日夜旋转。他不仅当老板，也亲自动手，烤酒熬糖他都在行。下粉时，他同几位

师傅左手端漏瓢，右手捶粉团，二十五根粉丝不断线地流进汤锅里，另一人从锅里捞出……节奏和谐，环环紧扣，简直就是一场互动艺术表演！

他甚至还脱去上衣，只穿件褂子，长辫盘在颈上，捧着吊起的榨油木棒的一端，前冲几步“嗨”！大木棒包上铁皮的那一头往榨油机上使劲一撞，那菜油（或桐油）就淅淅沥沥地流下，而焕斗已挥汗如雨。

他能文能武，逢啥干啥，辛苦倒是辛苦，而回报确也丰厚，从新盛经皂桷嘴进村，从正自过夏坝子回“老房子”，常听到“嘎吱—嘎吱”沉重担子上下闪动的声音，又是十贯百贯的康熙钱由徒工挑回来了。走在前头的焕斗容光焕发，长辫搭在肩上，一手拿帽子，一手扇扇子。

“焕老爷赶场回来了！”“回来了。收活路了吧？”“快了，又是一挑银子呀！人兴财旺呀！”“托乡亲们的福，只是几贯制钱呢。”……濛垭坝子的石板路上响起一串欢快的对话。

说起人兴财旺，倒是那么回事，好个焕老爷，七八年间，接连生了五个儿子，遂了博老太爷的心愿。这五个儿子——明士远超、国士特超、荣士仲超、显士广超、昶士瑞超，后来发展成五大房，焕斗被后嗣尊为“五房始祖”。

光阴荏苒，五个儿子陆陆续续长大了，焕斗如虎添翼，博老爷子退居二线，焕斗成了总司令，指挥“五虎上将”继续奋斗拓展。

他们在“老房子”左右修建了“新房子”和“垣子”，又先后买了松树堡、竹房沟、沙丘等处的田地和房宅，几乎囊括了整个濛垭坝子，还发展到崖底下一带。这时，坝子内陈氏基业总称“濛垭崖上”就名正言顺了，人们口头上仍习惯地叫它“陈家崖上”。

雍正九年，冬月，博老太爷七旬华诞，远近陈氏亲眷及邻里乡亲

纷纷前来祝贺，老房子大摆酒宴。中门大开，厅房、堂屋及内外厢房都派上用场。由于濛垭陈氏声名远播，知县大人也派人送来“义门风范”的贴金匾额。老爷子真诚答谢之后，对儿孙们叮嘱道：

“不是我老头子有多高的德行，也不是你们有多大的能耐，是我们躬逢康雍盛世，国泰民安，我家才得以乘这股东风略有发展，你们可不能骄矜懈怠呀！”

儿孙们都牢记老爷子的告诫，更加勤奋，更加谦虚谨慎，疏财仗义，义门家风，得以代代相传。

乾隆二年，七十六岁的博武老人安详地离开人世。

三年丁忧，焕斗觉得自己老了一头，是呀，三年没有赶场下街，没有在第一线横枪勒马，筋骨都僵硬了。人呀，还是年轻的时候好呀！现已年过半百，五个儿子都已儿女成行，自己该歇歇了。

思谋再三，他决定让儿子们自立门户，独当一面，又互相提携，让博老爷子开创的基业能世代相传。五个儿子都积极响应，一个个摩拳擦掌，决心放开手脚，大干一场。

抓阄儿的结果，四房显士——广超拈到“老房子”主宅。他喜出望外，禁不住眉飞色舞，吟唱起“长风破浪会有时，直挂云帆济沧海”的壮丽诗章。

广超是庠序生员，工数术，善谋划，又风流倜傥，不拘小节，人缘甚好。由他掌管老房子祖业，定能挥洒自如，不负前辈厚望。

这时，在后山培育的柏树林、青冈林，各类竹林，早已郁郁葱葱，桃李柑橘，早已硕果累累；溪河两岸的樨杨木，两年可长几丈高，年年砍、年年栽，配合青冈林，多大一家人也不愁柴火。

堤岸桥头栽黄桷树，固堤，又给路人提供绿荫。猫洞沟到夏坝子一段，黄桷树较多，像一长串华盖。夏坝子东头的那棵黄桷，乃是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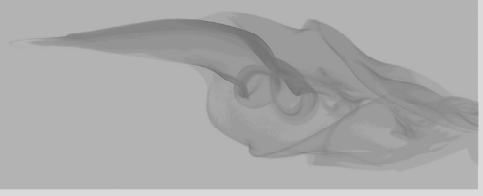
年古木，甚为繁茂。尤为稀奇的是，两股黄桷树根顺着石板桥下的木梁伸过去，插入对岸的石缝中，这样一来桥梁就更加牢固了。据说，黄桷根有此特性，所以乡间多处桥头堤岸都栽有黄桷树。

每当金乌西坠，广超常到夏坝子纳凉。触景生情，他在东头黄桷树下塑一尊“桥廊土地”，还别出心裁，给土地爷配一个“送子娘娘”，让她保佑乡亲人丁兴旺。土地祠旁搭一架凉棚，安几条石礅，置一口大缸，平时盛清水，从端阳到中秋，给过路人施凉茶。

他还在天坪上岗岗修了一座学堂：平房，土木结构，方形，中有天井；校门外正对东北方的孔圣人修一座石字库，一丈多高，形状像一支竖插的毛笔。塾师费用由他提供，陈氏子弟免费上学，也欢迎外姓子弟。这学堂，一直延续到民国。

他还准备在洞崖口修一座石拱桥，既方便行人，又观赏风景。石条子都已运到崖口，只等良辰吉日动工。可惜他辞世太早，这儿成了一项烂尾工程！

从博武老到“五虎”，陈氏父子祖孙高瞻远瞩，团结协作，几十年工夫，濛垭崖上成了风物宜人，田连阡陌，人兴财旺，鸡犬相闻的桃花源。到了第四、五代，濛垭陈氏已遍及正自乡南部三个村，并扩展到连封场新盛、回龙、通惠；三房甚至远达三角、隆盛；二房的一支深入黔北的桐梓、遵义……濛垭陈氏成了綦江县东北隅新兴的一大封建家族！



# 第二章　继承者

——承先启后，瓜瓞绵绵

民国建立，民族资产阶级有所发展，总体上社会在前进。濛垭陈氏也在顺应这个潮流演变进化。代表人物：“毓”、“世”两代，八人。

## 法官松乔

### ——当官不与民做主，不如回家种红薯

松乔名毓清，是岐山祖之曾孙钟伟老之次子。身材修长，五官端正，博览群书，熟悉时政，又写得一手好文章，练就一流的好口才。他早就不甘心像乃祖乃翁那样厮守着濛垭的几块田巴儿；他应该像左厢房墙上的墨龙腾空万里。现在好了，宣统皇帝退位，孙中山当了临时大总统。“英雄应与时际会”嘛，此时不出门，更待何时呀？走，上省城去！

他把这想法告诉北头的利时大哥，大哥也跃跃欲试。他还约上城郊的远房兄弟毓甫，兄弟仨结伴上省城，目标是投考新办的法政学堂。在废除科举之后，那儿是最好的晋升之阶。

利时的严尊钟乾老，半百以后就有点儿神经兮兮的了。据说是被坛神缠上了。老房子堂屋左侧扇隔内原有一座坛神，各家各户经常顶礼膜拜。可是不论谁有个三病两痛，请道士“敲傩锣[①]”时，都说被坛神找上了。二老爷钟烈年轻气盛，用背篼背起坛礅，走到洞崖口，倒出坛礅，厉声骂道：“叫你害人，叫你害人，淹死你这狗日的！”扑通一声，坛礅滚下深潭里，竹篾扎的神架被他一把火烧掉。

崖底下有胆小怕事的，从潭中捞出坛礅，装在一个篼篼里，放进

① 敲傩锣：即道士做法事。

岩洞，人们就叫它“篾篾坛”。鬼神是欺善怕恶的，篾篾坛把二老爷钟烈奈何不得，就去缠住年过半百的钟乾大老爷，渐渐的，老爷子就有点儿神扯神扯的了。闲来无事，有时就敲个杯碗盆盆，念念有词：“噔也哐、噔也哐，山上来了一只狼……噔也哐、噔也哐，我家出了个状元郎……”

这次儿辈要上省城赶考，他为哥儿仨唱了个顺口溜：“背起包包上成都（噔），太阳晒得大汗出（哐），其中苦情难得说（噔也哐）。考个洋学堂（噔），讨个官儿做（哐），受苦受累划得着（噔也哐），划——得——着（噔噔，哐哐……）。（打板押‘入’声韵）”老爷子手舞足蹈地哈哈哈直笑。利时松乔扶老爷子坐下，待他安静下来，才告辞各家老小远赴成都。

哥儿仨都自幼饱读经传，精通韵律，考场上那一诗一联一论全都不在话下，一挥而就。面试时，松乔毓甫都表现良好，利时大哥视力欠佳，几乎被刷掉，但他的诗文、书法又都强过两弟。主考们稍作商量，兄弟仨同榜高中。

两年毕业，毓甫在綦江县先后担任过教育局长、征收局长、县参议长……一直干到解放。

利时毕业前夕，钟乾老病故，立即赶回奔丧，毕业文凭也是松乔代领的。丁忧期满，已师友生疏，又囿于眼疾，只得弃政从教，那张宝贵的法政学堂毕业文凭只有束诸高阁了！

利时、丁忧期间，松乔已在司法界春风得意，左右逢源。他先后在重庆璧山等府县公检法部门任职，也挂牌当过律师，其中又以在重庆时间较长。留日会计师杨学鑫神通广大，留洋学生，时尚职业，与川渝军、政、工、商的头面人物都有来往。松乔与学鑫互为郎舅[①]，还

① 郎舅：各自的妻子为对方的姐或妹。

有市中医师公会主席——新房子的毓镛玉堂大夫是杨的亲舅子：三人彼此依傍，又以学蠡为主轴，人称“巴綦三杰”。

这时松乔年甫四旬，正是身体强健精力充沛的黄金时段，而结发夫人杨氏，已芳华早谢，续弦苏氏亦已仙游。松乔宦途得意时，家庭生活却是令人感伤的，好在儿子瑾瑜已长大成人，沉着稳健，差可自慰。

进入三十年代，松乔先生谋得了一份好差使：出任 L 州地方法院院长。这可是个美差！赴任前，他特地返回濛垭，迎接老母罗老安人同往任所。行经县城，遵母命到舅舅家盘桓数日。这样正好，多年来忙碌仕途，对自家县城倒很生疏，难得这个机会，正好一解乡愁。

綦江县城背负苍山，怀拥绿水，三条石板街通向三座城门。当年石达开率军从贵州入川，直逼綦江南门外，连攻十余日，不克，乃从城外挖隧道，企图炸垮城墙。守城将领见太平军连日偃旗息鼓，不攻不退，心知有诈，就派几个瞎子在城门内耳朵贴地探听动静。良久，隐隐约约听到铁器凿地之声。守将明白了对方挖隧道炸门的意图，急忙征集百姓箱笼，填充沙石，在南门内又砌了两道城门，并将守城铁炮“大将军[①]”填满火药、角钉、铁镏子；又去东门调来“二将军”，如法炮制，以备适时还击。

“轰隆隆……”接连几声巨响，南门外墙垮塌，太平军蜂拥进攻，被“箱笼门”迎面挡住。又是“轰隆隆……”震天价响，城门两侧的“大将军”“二将军”同时射出烈火熔铁向太平军轰去，几百米内的太平军都纷纷倒下，流血、燃烧、哀号，惨不忍睹！

想不到在小小綦江县城竟遭此奇袭，翼王只好率领残部退回黔北。

当年的战场，如今已车水马龙，新修的川黔公路从后街穿墙进城，

① 大铁炮的名字。镇守北门的叫“三将军”。

经衙门口，过猪槽街，从南门正中通过，沿着太平军退路进了贵州。七十年了，綦江县呀，当年你的守城退敌是功还是过呀?！松乔对陪他故地重游的毓甫弟谈到这个话题，毓甫也喟叹不已。蓝天朗朗，白云悠悠。“大将军”还架在那儿，以留住人们的记忆。

返回老表家，松乔才又回到现实中来。吃过晚饭，罗老表摆好烟具，招呼二老表烧一口。从清末到民国，吸鸦片已成有钱人的一种时尚，松乔身在官场，更是一副大鸦片瘾。他掀帘进入歇房，看见烟盘子左边靠着一个少女，正在熟练地操作烟具。“这是我远房表妹龙英姑娘，父母亡故，带着小弟投奔到我家，帮我干点家务。她会打烟，手艺如何，请二老表鉴赏!”罗老表站在床前坦然地介绍，并招呼二老表就位。

姑娘很年轻，大眼睛，大脸庞，看样子还是个大个子，大得匀称，大得好看。二老表贼溜溜地盯着龙姑娘，姑娘起身来，振一振衣裳，拢一拢发辫，朝二老表一笑，闪出门去。

“不错!”喊了一声，接着说，“二老表看我表妹都看出神了，怎么样？你要真喜欢，我跟你保媒。”

“真的?”

“真的。”

“那就拜托你这个红娘了。”

“我不是红娘，我是乔国佬。”

“对，对，你是长胡子的，是乔国佬，拜托！拜托!”

“好说，好说，乔老爷遇到乔国佬，该交桃花运了!”

房里满园春色。

几天以后，五乘轿子抬着罗老安人、小女杏儿、小舅龙祥、新夫人和松乔老爷浩浩荡荡走出北门，沿着綦河直奔L州。

第一天赶拢江津，驻扎下来。轿夫们商量：明天，换去换来地抬，挑力气大的抬新娘子太太，抬拢赏钱平分。

太太好高大一个人唷，怕有一百五十斤呢！

老爷个头也高，但瘦骨伶仃的，无非一百二十斤。

老太太和小少爷、小姑娘就不用提了，全都不到一百斤。

大家商量好以后，第二天，又鼓起劲头上路。

“懒洋坡呀！”……“慢慢梭呀！”

“天上明晃晃，”……“地下水凼凼。”

“上坡脚杆软哩，”……“下坡打闪闪。”

轿夫们喊起号子，吃力而又展劲地抬着、走着。遇到长坡，二老爷就下轿来走走，“大家都是娘生父母养的嘛。”老爷这样想。“二老爷真是菩萨心肠，我们沾光了！”轿夫们这样念叨。

第二天，住合江。第三天，眼见得快要拢了，出了事情了！在大伙儿卖力冲下一道长坡时，龙英太太轿子的左边那根轿竿突然断了，被摔下轿来，幸好这一面是靠山缓坡，要是断了右边轿竿，人就摔下崖了，好险啊！

轿子都停下歇歇，轿夫们面面相觑。龙英揉着小腿、髀骨，睁大眼睛，有点儿愠怒，又竭力控制着。她也曾要下轿来走走，让轿夫们松松肩。“哪有新娘子走路的？”二老爷又不允。这下子可好，摔下轿来，左腿擦破皮了！

断了竿的轿子不用了，小舅龙祥的轿子让出来，另挑两个壮汉抬新娘太太。傍晚时分，赶到L州对岸溪口，法院的人早已备好渡船，接新院长一家过江。

轿夫们自知有闪失，自愿抬太太的那乘轿子不收力钱。院长老爷笑一笑说，人有失脚，马有漏蹄，轿竿断裂不怪你们，你们辛苦了！钱照付，每人还发三元返程伙食费。轿夫们千恩万谢地走了。